



## 大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 第一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1997年10月15日,星期三,下午3时举行  
纽约

正式记录

主席: 恩克戈韦先生..... (博茨瓦纳)

下午3时10分开会。

## 议程项目62至82(续)

## 关于所有裁军和国际安全项目的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提醒各代表团尽可能把发言限制在15分钟的时限内。

丹先生(缅甸)(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极为高兴地热烈祝贺你一致当选为第一委员会主席。我希望你取得一切成功。

最近,国际社会对核裁军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心和支持。呼吁消除核武器的国际社会范围广泛的各方面不仅包括联合国会员国,还包括非国家实体和个人,诸如堪培拉消除核武器委员会,国际法院,各非政府组织以及一些核武器国家的前军事官员。这确实是十分鼓舞人心的趋势。

在双边核裁军谈判方面正出现重要事态发展。我们对缔结了第一阶段裁武条约和第二阶段裁武条约,并对美国和俄罗斯联邦的核武库大量削减表示欢迎。我们期待着全面执行这两项条约。我们还赞赏地注意到一些核武器国家采取了单边措施。

然而,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核武器国家必须本着诚意和为了国际社会更大的利益执行核裁军措施,这也符合它们的本国利益,而决不能企图耍手段不执行条约规定,以便获得技术和战略上的优势。在这方面,我们关

切地得知最近一个核武器国家进行了次临界核试验。我们要的是永远在一切环境停止一切核试验--无论是次临界的还是超临界的,爆炸性的还是非爆炸性的。

关于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活动,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裁军谈判会议1997年届会的工作现已停顿。一些核武器国家仍然不愿意在裁军谈判会议进行关于核裁军的讨论和谈判。这就是为什么裁军谈判会议在核裁军和其他有关问题上陷入停止不前的处境。

这些核武器国家的主要论点是,核裁军,既导致消除核武器的核武器裁减分阶段方案,完全是核武器国家之间双边谈判的领域。这种论点是彻底站不住脚的。它在道义上是说不过去的,逻辑上是前后矛盾的以及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核战争是没有边界的。一旦核战争爆发就必将影响到所有国家和全人类的安全。这些国家怎么能够说与消除核威胁和销毁这些武器有关的事项只是它们的关切和它们的专属领域呢?事实上,核威胁损害了人类最基本的人权:生命权。

此外,如果我们看一看过去裁军协定的记录,我们就会发现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其他武器系统的所有多边裁军协定从谈判阶段直至签署和加入的最后阶段都不仅涉及拥有武器的国家,也涉及不拥有这些武器的国家。仅举几个例子,《生物武器公约》、《化学武器公约》以及最近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都是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谈判的。为什么不让该委员会发挥它为之而建立的作用?对这个已长期建立的规则为什么核武器应成为例外?

由于上述和我可以继续列举的其他一些合理的原因,显然必须使核裁军谈判多边化,并在裁军谈判会议内开始关于这个问题的实质性工作。我们确实认识到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双边谈判将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核裁军进程中谈判具体的详细措施和步骤。同时,裁军谈判会议在产生核裁军总的谈判协定方面可以并应该发挥重要的和有益的作用。我们认为,关于核裁军的多边和双边谈判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和相互加强的。

这确实构成了关于核裁军的第 50/70 P 和第 51/45 0 号决议的论点和主要精神,我国代表团在不结盟运动许多国家的共同提案下,在大会第五十届和第五十一届会议上分别介绍了这两项决议。我国代表团还将在今年本届会议上介绍关于核裁军问题的后续决议草案。我们希望,鉴于这个问题极其重要,会员国们将再次以压倒多数支持这项决议草案。

禁止裂变材料是一个需要紧急处理的问题。1995 年在裁军谈判会议内设立了一个关于裂变材料的特设委员会。然而,该委员会无法执行任何实质性工作。令人遗憾的是,自那时以来裁军谈判会议无法重新建立这一关于禁止生产裂变材料的特设委员会,无法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在裁军谈判会议内重新建议这个特设委员会,并尽快开始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

另一个重要的核问题是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现在正是时候,应谈判和缔结一份国际法律文书,由核武器国家提供关于不向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证。我们应在裁军谈判会议内,以及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0 年审议会议筹备委员会会议上进一步作出努力,以便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和产生具体成果。

我们正在大会内审议联合国的改革,在这个时候适合审查裁军谈判会议的作用,并找到振兴和加强裁军谈判会议的方式方法。请允许我在这里顺便谈一谈我对这个问题的几点想法。

我认为,灵活性是这项任务的关键。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方法和议事规则本身相当灵活。如果我们可以在这里和那里增加一些更灵活的做法和实施办法,就可能有助于克服裁军谈判会议遇到的一些困难。当然,同样重要的是成员国立场的灵活性,尤其是核武器国家。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起草者们十分明智和具有远见,正确地拟定了裁军谈判的优先次序,把核裁军及有关核问题列为最高优先事项。无疑,我们应遵守这些优先次序,今天它仍然是正确的。

已提出了一些建议,要求把常规武器管制问题列入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以使议程更全面。我国代表团准备考虑这些建议。然而,我们必须确保正确地选择和准确地确定常规武器管制问题。杀伤地雷问题可以成为在裁军谈判会议内进行谈判的一个适当主题。值得在裁军谈判会议内作为一个讨论主题进行认真审议的另一个问题是小型武器的非法贩运。

裁军谈判会议是处理裁军的唯一多边谈判论坛。其主要职能是谈判军备限制及裁军条约和协定。这个作用应该保留并进一步加强。同时,我们还可鼓励准备和辅助谈判的谈判前有益进程或筹备工作。事实上,裁军谈判会议已经一直这样做。任命专题特别协调员便是这样一种进程。

去年,我国代表团在本委员会发言中提出了一项建议,若仍不能就一个单独的特设委员会达成共识,裁军谈判会议可设立一个具有两个分别处理核裁军和裂变材料的工作组的核裁军问题特设委员会。我们认为,若裁军谈判会议在其 1998 年届会发现自己再次处于同样情况,仍可进一步考虑该建议。

我们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愿看到在优先基础上设立一个单独核裁军问题特设委员会,并早日开始该议题的谈判。但是,如果在裁军谈判会议 1998 年届会开始时仍没有这种共识,那么我们可酌情采用上述替代办法之一。

关于裁军谈判会议工作方案,我们认为该会议面前的紧迫任务是核裁军,禁止裂变材料和消极安全保证。无论裁军谈判会议 1998 年届会通过什么工作方案,它必须包括这些关键问题。

今年是联合国的改革年。大会正在审议科菲·安南秘书长在其报告“革新联合国:改革方案”中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我们欢迎在其一揽子改革方案中提议把裁军中心升级为裁军和军备管制部,由一位副秘书长级别的高级官员领导。

关于秘书长在其一揽子改革方案中提议的机构改革,在我们对这些措施作出坚定的决定前,应该仔细研究和彻底讨论它们。在这些机构改革中重点适当是至关

重要的。我国代表团的立场是应该强调裁军目标，而非仅是其不扩散方面。因此，我们支持加强新部门的日内瓦分部，它实际正在为裁军谈判会议内裁军谈判提供设施和服务。

上个月，该会议在奥斯陆最后定下了禁止杀伤地雷的公约草案。我们支持禁止出口和滥用杀伤地雷。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处理该问题的实质，而不是对杀伤地雷实行全面禁止。我们认为，每个国家在行使国家自卫时应该具有自卫权。

我愿现在简短地谈一谈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的工作。该区域中心一直十分积极地促进该区域成员国之间的安全对话。我们充分赞赏并支持区域中心发起的被称为加德满都进程的区域安全对话进程。构成加德满都进程的一系列进行中区域会议和讨论会为该地区国家提供了讨论重要区域和国际裁军问题以及安全关切的良好机会。区域中心通过这些活动为促进安全对话和该区域和平与安全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我们愿看到区域中心为了该区域各国的利益进一步扩大这些活动。

总的来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被当作核裁军进程中的第一步。现在迈出了这个第一步，但是我们前面的道路是漫长的。问题如此重要，时机如此适宜，我们不能停止不前。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在这些重要问题上取得进展。

维比索诺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愿首先表示我国代表团祝贺你当选为第一委员会主席。我们深信，在你的指导下，我们将在处理议程上一些重要问题时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一委员会是在军备管制和裁军方面一些令人鼓舞事态发展的背景下举行会议的。美国和俄罗斯联邦领导人3月份举行的赫尔辛基首脑会议，它重申了两个主要核大国承诺执行第二阶段裁武会议的规定并开始进一步减少核军备的谈判，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同样，在多年僵局之后，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就黑海舰队达成的协定是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

在世界各地设立无核武器区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已经成为实现非核化世界不可逆转的潮流。因此，四个现有无核武器区和中亚未来新的无核武器区将包括大多数国家，涵盖广阔大陆及其人民。《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在

4月份积极开始认真完成其任务，重点在于该《条约》主要规定和新的审查进程的结构。17个国家的61位将军，其中一些人指挥过核部队，去年12月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立场，怀疑对全球安全造成最大威胁的核武器的用处，并要求通过大幅度削减将武库削减到很低水平，最终目的是全面销毁核武器。

尽管有这些积极事态进展，我们不能无视核武库继续存在造成的危险。虽然两个主要核大国不再难解难分地进行军事对抗，核浩劫的前景已经渺茫，上千枚核武器仍然处于一触即发的戒备。高度戒备状态固有的危险早就不言而喻。在陆地上，洲际弹道导弹几分钟之内便可发射，而且在海上核武装潜艇昼夜巡弋。

使局势进一步复杂的是没有要求拆除核弹头的协议或超越第二阶段裁武会谈的建议。缺乏可靠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增加了技术故障、老化和过时武器、预警系统失灵、疏忽或意外使用核武器、夺取武器或武器材料、非国家行动者威胁和实际使用的风险。我们还应注意到核武器国家宣布进行次临界试验，这不符合《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的精神，导致武器越来越先进并使正在进行的制止扩散和实现核裁军的努力严重受挫。

因此，随着核武器及其持续令人难以接受的风险的作用和用途的减少，应该消除核武器的戒备状况，放弃其使用并开始第三阶段裁武条约的谈判，以便寻求进一步锐减战略武器，同时拆除弹头，而不仅是象导弹这样作为以往所有军备控制协定焦点的运载系统。

还有必要重新考虑对无核武器国家的消极安全保证的问题。此外，需要抛弃继续拥有核武器的辩解。只要未取消核武器在确保安全中的作用的 cooperativeness，只要不放弃现有核理论，就总有恢复核军备竞赛和核威胁升级的危险。因此，将消除核武器的目标由口号变为现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要求持续的多边努力，以确定、协商并实施具体的措施，逐步全部取消核武器。在这一暗淡的背景下，令人遗憾的是，裁军谈判会议再次未能就为开始在一定时限内消除核武器的分阶段方案的谈判设立核裁军特别委员会达成一致。

自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以来，关于召开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第四届特别会议的问题一直列入大会议事日程，并得到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自1995年召开的卡塔赫纳首脑会议以来，不结盟运动审议了这一至关重要

要的问题,以便评估过去的成败,并在裁军及相关问题的大的范围内制订未来的行动路线。不言而喻,过去的单方政策和部分措施不再满足要求,军备的多面性要求采取集体方式。秘书长在关于联合国的改革的建议中称裁军为“全球议程的中心问题”(A/51/950,第122段)并说:

“...各国认识到,关于...多边谈判...是否成功与自己利益攸关。因此,联合国在全世界限制武器和限制冲突的努力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出处同上)

因此,联合国的振兴以及对其有效处理裁军问题的能力的信心加强,使各会员国有责任调动必要的政治意愿并且目的更加明确地利用联合国,以维持裁军进程。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特别荣幸地递交载有不结盟运动的观点的工作文件,我们认为它显然澄清了有关问题。此外,印度尼西亚作为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第四届特别会议工作组的主席,提交了一份包含可能在下届裁军审议委员会会议上谈到的可能的议程表项目的文件。这些和其他建议使得更加有望就第四届裁军特别会议的目标和议程达成一致,并起草前瞻性行动计划,并可能在新的千年前夕召开本次大会。

然而面前的任务要求我们对长期和短期目标有远见和预见性,确定全球和区域一级的具体措施及其时限,以及我们的裁军议程和制度安排上的基本组成和特征。如果我们要进行下去并为我们的裁军努力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些以及其他许多相关的问题必须在筹备阶段经过讨论并得到澄清。

关于杀伤地雷,渥太华进程体现了一个重大成就,因为它寻求禁止缔约国生产、使用或储存这种地雷,并要求它们排除已经布下的地雷。渥太华进程是我们努力根除世界上的地雷的重要部分,但是它没有完全和最终回答由这些地雷带来的诸多问题。应该承认这个问题具有人道主义和国家安全两方面的含义。我们完全认识到限制这种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杀伤地雷所带来的人道主义的收效。印度尼西亚认识到这些现实,也因为我们坚定的致力于无地雷的世界,为联合国协助排雷自愿信托基金作出了贡献,并参加了各种国际论坛与文书,如《非人道武器公约》,《地雷议定书》和渥太华进程。

然而,我们应当考虑到用于国防目的的杀伤人员地雷的需要,还应强调人道主义的考虑不应服从于重要的安全利益。因此,我国代表团意识到为达成禁止使用、

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地雷的国际协定而带来的复杂性,其中还涉及到财政和技术问题。处理这样的重大问题需要采取谨慎的做法。因而,印度尼西亚在完全意识到杀伤地雷所造成的非人道主义的影响的同时,谈判必须顾及各国的不同意见。

预计排雷所需的330亿美元巨额费用和千年时标要求国际协调努力,以对付敌对各方的不信任、资源和受训人员的短缺、新雷区的设置、新的先进排雷技术和新的探雷工具的缺乏等诸多问题,所有这一切带来以更快和更有效的方式协作清除地雷的灾祸。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样庞大的任务只有裁军谈判会议的专长和经验才能担当。

同时,《非人道武器公约第二议定书》的修正包含了适用范围、限制使用杀伤地雷、禁止转让、排除、防止它们造成伤害和技术合作等全部规定。在所有国家接受完全禁止杀伤地雷之前,这一修正应当成为更广泛的战略部分可大量减少任意使用杀伤地雷的灾难性影响。

最后,重新建立裁军和军备管制部的建议得到秘书长的许可。然而,赋予该部的优先考虑的问题,即不扩散问题,似乎与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结束时所一致通过的、仍具相关性的原则、优先事项和行动方案不一致。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谨对秘书长今天提交的文件A/52/CRP.3表示感谢。提供更多的信息 and 对其提议进一步阐述确实是及时而恰当的,以便清楚地表明大会对这一问题的审议。它使我们对重建处理裁军和有关问题的部门的总体问题更加清楚,我们将仔细研究文件的内容,以在审议改革建议中表我们的意见。

**维兹纳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在我开始发言时,请允许我真诚地祝贺你当选第一委员会主席。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位非洲的优秀儿子和博茨瓦纳杰出的代表主持对我们所有国家都非常重要的问题的审议—这些问题就是世界和平与安全。主席先生,在你执行这一重要任务时,我国代表团将表现出诚意,将进行充分合作。

波兰完全支持并且坚定地赞同卢森堡在这个辩论中以欧洲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因此,我的发言将只限于某些“针对具体国家”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涉及到波兰,关系到波兰的重要安全利益。

在这方面,今年7月发生了两个划时代意义的事件。第一,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北约组织)成员国在马德里举行的首脑会议上邀请波兰以及捷克共和国和匈牙

利开始就它们加入该联盟的问题进行谈判。第二,欧洲联盟各成员国核准了欧洲委员会的建议,这一步骤实际上已经打开波兰加入欧盟的谈判之门。这两项决定都符合我国同胞的长期愿望。在这方面,波兰政治舞台上所有主要政党有着令人惊奇的共识。

这两个事件将彻底改变欧洲大陆、特别是欧洲中东部地区的政治形势。它们对波兰以及波兰以外地区的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在马德里会议之后,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先生在比尔·克林顿总统在场下在华沙发表声明,除其他事项外,他宣布

“波兰不拒绝与任何人交往,波兰不到远处结交朋友,也不在隔壁结交仇敌。波兰以它与邻国享有的友好和信任关系而自豪。安全与繁荣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因此我们支持北约今后扩大到本地区其他民主国家。”

过去数百年里,欧洲世代代经历并且遭受了许多战争。他们也进行了无数努力,以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维也纳大会之后出现了“新的国际秩序”,“凡尔赛条约”产生了另一个新国际秩序,雅尔达会议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国际秩序。最终,由于主要国家之间的利益相互矛盾,所有这些新国际秩序都失败了。

北约今后的扩大,加上北约与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缔结的各项协议、俄罗斯-乌克兰协议以及建立欧洲大西洋伙伴合作理事会等重大发展,这些都表明这一次是正在建立一个崭新的欧洲秩序。这个秩序将使欧洲中东部地区各国获得一次历史性机会,促进安全、政治稳定和顺利的发展。这个秩序事实上将铲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实施的臭名昭著的后雅尔塔系统。

在即将进入 21 世纪时,现在的区别是,新的秩序是围绕着不断扩大的欧洲大西洋结构而建立的,而且新的秩序依赖一套多边安全协议和机构,其中包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而且,这个秩序还有《北约与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合作和安全基础法案》为基础,这个条约表明,北约和俄罗斯决心

“以民主和合作安全原则为基础,在欧洲一大西洋地区建立持久和包括所有国家的和平”。

欧洲一大西洋秩序以普遍承认的民主原则和价值、经济一体化和合作安全为基础,因此,毫无疑问,这个秩序比以往任何秩序都更加有活力,更加可靠。一个不断扩大的北约对任何人都不会构成实际或想像的威胁。北约是一个透明的防御性政治结构,是一个稳定因素。北

约的主要目标是和平:如果可能则保护和平,如有必要则强制实行和平。

在我们即将进入 21 世纪时,国际社会已经能够通过协调努力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者日益有效地控制这些武器,我们所有国家理所当然地应该为此感到满意。在这方面,《化学武器公约》(《化武公约》)今年 4 月生效,这是一项独特多边努力的突出典范和成功例子,这种努力的目标是禁止整个一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规定在严格国际管制下彻底销毁这类武器并且有效地防止这类武器扩散。现在应该是将《化武公约》的精神和文字转变成事实的时候。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波兰对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化武组织)内以及在国家一级为执行该公约而采取的初步步骤感到鼓舞。现在已经按时根据公约有关规定开展必要的核查活动。化武组织主要机关似乎正在顺利地运作。该组织执行理事会作为该组织主要决策机构已在行使其职责,同时注意到执行《化武公约》问题的各种实际方面。该组织秘书处似乎也在充分发挥其行政和执行职能。化武组织总干事何塞·毛里西奥·布斯塔尼先生已表现出值得称赞的决心,他决心为该组织建立一个非常有效的技术秘书处。我们深信,联合国与化武组织现在享有的良好合作关系将持续下去。这终将促进缔结一项关于两组织之间相互关系的正式协议,除其他事项外,该协议将承认化武组织作为专门负责《化武公约》的实体具有独立地位。

关于各缔约国执行《化武公约》的情况,波兰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充分和准时地提交了其初步声明和必要的通知。在国家一级,波兰议会正在拟订国内立法,以便建立一个具体的监督执行的机制。该机制的主要特点是,它将是一个全国性的机构,负责日常协调执行公约的各项措施。

我们深信,除促进透明度、公开性和信任外,这些执行公约的步骤将鼓励其他缔约国不久将会仿效,提交它们的声明。当然,不言而喻的是,是否能顺利地实现公约的各项目标主要取决于所有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以及拥有重大化学工业的国家遵守该公约。我们强烈敦促所有置身于公约之外的国家毫不迟延地签署和/或批准该公约。

波兰一直积极努力实现禁止化学武器。我们将不遗余力地促进充分和有效地执行该公约,并且促进普遍加

入该公约。根据一项久已形成的传统,加拿大和波兰将采取主动行动,在这方面提出一份适当的决议草案,供第一委员会审议和批准。

在禁止化学武器前有1972年的《生物武器公约》。这项公约的目的在于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备或获取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并销毁这类武器,但它缺乏有效地核查遵守情况的规定。这已证明是一大重要缺陷,人们只有在面对获取生物武器能力的令人不安的企图时,才认识到这一缺陷的不良影响。在随后的《公约》审查会议上争取克服这一缺陷的努力—包括通过各种建立信任措施—已帮助加强了执行的进程,结果有助于提高《公约》的效力。虽然它们已经扩大和加强了《生物武器公约》的权威,但显然仍然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因此,波兰赞扬目前正在不限人数的政府专家特设组中进行的努力,为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核查执行情况的议定书拟订建议。

国际社会当然也会承认核领域中重要和可喜的发展。我们认为,这证明

“核武器国家决心进行有步骤、逐渐地裁减核武器的努力,其最终目标是销毁这些武器”(NPT/CONF.1995/32(第一部分),附件,决定2,第4(c)段)。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缔约国1995年审议和延期大会上通过的决定二“核不扩散和裁军的原则与目标”的这段行文本身就雄辩地说明了有关核军备问题的思想的积极演变程度。波兰满意地欢迎在进一步加强和实现《不扩散条约》普遍化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不扩散条约》是核不扩散体制的支柱和国际安全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安哥拉、吉布提和阿曼最近加入该条约,巴西宣布打算加入,使《不扩散条约》成为加入国家最多的多边军备管制协定。

《不扩散条约》缔约国2000年审查大会筹备委员会计划进行的三次会议,第一次今年4月在纽约举行,会上根据1995年的会议的决定,争取执行一个强化的《不扩散条约》审查进程的努力取得成功。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预兆。波兰相信在第一次会议上盛行的建设性气氛与积极合作的精神也将为1998年4月举行的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奠定基调。这对我国代表团,特别是对我个人尤其重要,因为如果《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同意,波兰将有幸主持这次会议。

按照1995年商商定的强化条约进程,《不扩散条约》2000年审查大会无疑将要对在世界范围内减少核武器的有系统和逐步的努力是否已经带来有意义的结果作一评估。波兰认为,这一评估将是肯定的。这一看法至少有两条很好的理由。

首先,我们知道,在今年3月的赫尔辛基首脑会议上,美国和俄罗斯取得重要进展,特别是在两国双边战略核武器裁减工作的前途问题上。克林顿总统和叶利钦总统同意,一旦俄罗斯杜马批准《第二阶段裁武条约》之后,第三阶段核武谈判将跟着开始。他们在这里所表示的胆识和责任感值得赞扬。这项协定一旦执行,将会把战略核武器的总数减少到只有冷战时期最高水平的一小部分。

第二,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和普里马科夫外长上月份在纽约签署的反弹道导弹和第二阶段裁武文件应能为俄罗斯议会批准《第二阶段裁武条约》铺路,进而导致大幅度裁减这两个国家的核武库。波兰对不久将批准《第二阶段裁武条约》、赫尔辛基首脑会议的各项重要目标有机会早日实现抱有希望。

《核不扩散和裁军的原则与目标》中提到的行动方案规定了四项具体目标。裁军谈判会议完成《全面禁止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和该条约在1996年9月开放供签字,已达到了其中一项目标。现在已有148个国家签署了这项《条约》,其中包括所有的核武器国家。在需要签署和呈交批准文书以使条约生效的44个国家中,只有3个国家没有签字。国际社会充满希望,即为了核不扩散和最终建立一个无核世界的最大利益,它们定会迟早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

如果签署国加快批准《禁试条约》,这将有力地表明人类殷切希望得到禁试的好处。因此我们满意地欢迎克林顿总统在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始时声明,他将争取美国参议院及早批准该《条约》。在这方面,波兰政府也在采取走向批准这项历史性文书的步骤。

此外,我们满意地看到在维也纳开办全面禁试条约组织包括其核查机制执行情况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高级阶段。

与此同时,我国代表团感到关切的是,《原则与目标》中规定的第二项目标又未能实现。根据裁军谈判会议给大会的年度报告,拟订一份禁止为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生产裂变材料的无歧视性且普遍适用的公约问题令人遗憾地又一次未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得到处理。

这种情况难以理解,因为早已商定建立一个适当的附属机构,而且已就该机构的任务权限形成共识。现在审议的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不仅内容简单而且它令人遗憾地表明,1997年全年根本没有富有成效地使用该会议可利用的时间和资源的政治意愿。

事实上,把提上会议的所有问题—包括有明显条约谈判潜力的问题,如禁止生产问题,和没有这种潜力的问题都挂钩作为一个整体的做法,是1997年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几乎毫无进展的原因。归根结蒂,开始有关禁止生产问题的谈判符合核不扩散和裁军的原则与目标。而且它将构成朝着满足《不扩散条约》第六条规定方向迈出的又一重大步骤。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无疑表明,会议正处在一个困难时刻。看来在以足够的决心、韧力和能力追求切实的裁军目标方面,人们无法达成一致。我们希望,裁军谈判会议以往的成就、智慧和经验将有助于指导该机构制定一项务实的1998年工作方案。

我认为,如果对科菲·安南秘书长在其改革报告中就裁军问题提出的富有想象力的看法不表示赞赏,将是我的疏忽。我们完全同意他所说的,当前,裁军“是全球议程的中心问题”。(A/51/950,第122段)我们非常高兴地欢迎,他承认近年来在裁军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同时又毫不迟疑地提醒国际社会注意在和平与国际安全领域“新的危险和因素的出现”。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具体的而非凭空想象的挑战。

最后,请允许我强调,我国代表团相信,主席先生,在你干练的领导下,第一委员会将能够为今后富有成果的裁军努力确定正确方向。我们相信,第一委员会将能够制定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为日内瓦的裁军谈判会议以及国际社会处理裁军问题的其他论坛提供切实的指导。就波兰而言,它将以诚意、灵活性和献身精神,追求裁军努力的最终目标。

坎贝尔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祝贺你当选为本委员会主席。我们知道你拥有必要的才干和精力,可以领导本委员会完成其辩论,并随后通过其决议。你将得到我们的全力支持。

今年是国际社会在裁军、不扩散和国际安全领域成功和挫折交错的一年。过去一些年,发生了一些值得欢呼的重大事件,例如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以及大会在经过紧张和漫长的谈判后通过《全面核禁试条约》。

为1997年下定论则较为困难。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功,但却不那么辉煌。今年我们主要集中在批准、执行、制度化、加强和巩固现有的里程碑式的条约上。有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就,例如《化学武器公约》生效、建立全面核禁试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条款和《核安全公约》、完成关于禁止杀伤地雷公约的谈判、联合王国继法国1996年末批准《南太平洋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后也批准了这些议定书,《关于中亚无核武器区的阿拉木图宣言》,以及一些可喜的正在进行的工作,例如关于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谈判和2000年《核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的第一次筹备委员会。

但还有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国际社会必须毫不迟疑地加以处理。当然,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讨论在核裁军领域我们接下来应当关注哪些事情。澳大利亚与在座的许多其他人一样,只能对裁军谈判会议在整个一年里步履艰难的情况表示遗憾。在裁军谈判会议,面对许多急待处理的问题,我们无法象1997年一样再耽误一年。

对澳大利亚来说,需要高度优先考虑的是谈判和完成停止生产可裂变材料条约。在此的绝大多数代表团都承诺在1995年《核不扩散条约》审查和延期会议行动纲领基础上,立即开始这一谈判,这项决定获得了2000年审查会议第一次筹备委员会的批准。在裁军谈判会议,全体几乎一致同意参与该条约的谈判。事实上,这一谈判获得了比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任何其它问题都更多的支持。这种一致程度既少见且宝贵。其中的理由并不难理解。

禁产是完成的《全面禁试条约》的必然结果,尤其是,这将禁止为武器目的生产裂变材料。这是走向最终消除核武器的合理的后续步骤。坦白地说,它也是进行多边核裁军谈判的一个最为成熟的问题。这就要求比核武器国家广泛得多的国家来采取行动和承担义务,它显然处在裁军谈判会议的职能范围。此外,裁军谈判会议目前就一个特设委员会平衡谈判授权达成了共识,这将使讨论涉及到与停产条约有关的全部问题。

澳大利亚深为失望的是,为了实现举行谈判的目标经过数年努力之后,看来裁军谈判会议一部分成员的保留意见仍然使会议在这方面陷于困境。

军备控制专家普遍认为,停产是一项重要措施。这里,我指的是,例如,堪培拉委员会的报告,其中确认停产是走向最终消除核武器的宝贵和紧迫的“强化步骤”。该委员会断言,结束为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生产可裂变材料,将要求在核武器国家、未公开武器的国家和临界国家拆除或在国际保障下安置所有浓缩和再加工工厂。因此,停产条约有可能促进核武器国家和非核武器国家,《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和非《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等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安全利益。

这一结果确实值得我们抛弃我们的分歧。这将构成走向核裁军的切实和具体步骤,是我们必须努力建筑的防护扩散危险的屏障的又一块砖石。澳大利亚呼吁其他致力于此的代表团帮助我们奠定基础,推动在1998年裁军谈判会议复会时尽快展开谈判。

毫无疑问,国际社会,各国政府,新闻界和非政府组织都在关注如何更好地处理杀伤地雷导致的惨绝人寰的悲剧。这一普遍的和多层面的问题近年来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力。

最近在奥斯陆缔结的公约体现了禁止杀伤性地雷祸害的努力已有重大进展。在杀伤地雷方面迄今取得的收效之一是渥太华条约;通过《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第二议定书》的修订本、国家和区措施,以及重要的是通过加强对排雷和地雷受害者支助方案的捐助也取得了重要、那怕是部分的进展。

澳大利亚认为,只有促使主要的使用、生产和出口者切实而具体地走向完全和全面禁止的目标,才能实现真正的全球和有效的禁止杀伤性地雷。澳大利亚将在所有适当的论坛上,包括在裁军谈判会议以及扩大的《某些常规武器公约》审查过程中继续追求这一目标。我们强烈敦促所有缔约国将接受修改的《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第二议定书》作为优先事项。澳大利亚于今年8月22日接受了该议定书。

我保证,在我们继续探索对这一破坏性的问题可能采取的而综合做法时,澳大利亚不会袖手旁观。澳大利亚将继续以紧迫而务实的方式回应地雷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澳大利亚自1996年5月以来,已经出资1900万澳元,用于地区和国际排雷资助方案,包括排雷、重要的探雷新技术的研究,以及善后工作。全球性禁止地雷对停止埋放新的地雷是必要的,但能提供帮助的人不要忘记已经埋放的1100万枚地雷。

为防止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们努力的重点还应集中在加强新生的和现有的军备控制制度。最明显的是正在进行的通过发展有效的核查机制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谈判。一些令人不安的事件表明,《生物武器公约》因缺乏有效的核查机制而受到大大削弱。在澳大利亚看来,任何影响本地区的违反《生物武器公约》行为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引入害人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本身就会造成政治上不稳定。如果使用或意外投放生物武器,澳大利亚预期除带来巨大的人命伤亡外,还会对农业——澳大利亚经济和东南亚地区其他国家经济的重要部分——带来破坏性的影响。我知道许多人有这种担心。

澳大利亚在日内瓦特设小组的谈判中同地缘政治状况各不相同的代表团密切合作,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迄今取得的进展。在托特大使的干练的领导下,在活络案文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向前迈出了重大的一步。谈判也吸引了许多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令人高兴的欢迎和支持,以及许多国家的工业部门的至关重要的合作。

《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的顺利完成加强了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缔约国政府将会增强信心:他们不会在不知不觉中卷入扩散生物武器。充分考虑利益攸关者的谈判可向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关键人物再次保证:核查制度的切实应用只会提供帮助,而非侵扰。农业等易受生物武器之害的经济部门可获益于更大的安全。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澳大利亚欢迎增加1998年《生物武器公约》特设小组的谈判时间。澳大利亚期待与托特大使及各代表团密切合作,以取得更多的1997年那样的稳固的和可靠的收效。

澳大利亚对在加强其他军备控制体系及近年来国际社会建立的有关机构并使其更有效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也很满意。澳大利亚欢迎建立《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并对头一年所取得的进展,特别是为使条约的核查体系的重要方面尽早生效所采取的步骤感到欣慰。与此同时,我们需要记住,条约的尽早生效必须是国际社会的重要目标。为此,我们鼓励签约国下一步尽快批准,我们还恳求尚未签约的国家考虑他们签署会对国际裁军作出的重要贡献。澳大利亚希望在明年大会之前能够批准《全面禁试条约》。

澳大利亚也愿与其他代表团一道欢迎《化学武器公约》的生效。缔约国根据该公约第三章发表的初步宣言为国际社会带来了实际而具体的安全好处。



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一样,正努力确保《海牙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有效运作。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一样,公约的范围和有效性与我们所建立的以支持该公约的机构的可行性密切相关。在这方面,我们强烈敦促尚未批准的国家尽快批准本公约。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它在执行本公约的重要作用意味着它尽早批准本公约不仅对澳大利亚、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是个特别高度优先的问题。

人们高兴地注意到,今年成功和建设性的开始筹备将于千禧年举行的第六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1995年)审议和延期大会》。伴随着无限期延长的一系列决定,以及为恢复审议过程而出现的或可能出现的授权正向国际社会提出了一份艰难的议程。澳大利亚相信第一筹备委员会为质量不同、改善的条约审查过程打下了基础,而这正是我们的主要目标之一。我们期待与核不扩散条约的其它支持者一道在1998筹备委员会中扩大这一基础。

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工作,澳大利亚曾经是最致力于发展强化安全保障模式的国家之一。我不无自豪地注意到,澳大利亚曾是第一个与原子能机构缔结和签署将新的措施纳入我们的安全保障中的双边议定书的成员国家。但是,为使新的议定书成为活的、可运行的现实,我们要求其他国家也能尽快采用本议定书,将它作为与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协定的新的标准。那样,就能实现强化系统的共同目标。

现在谈谈裁军谈判会议。澳大利亚及其灰心丧气的目睹了裁军谈判会议为自己为寻找在全面禁试条约后适当作用所做的笨拙而发狂的尝试。从某种程度上讲,去年《全面禁试条约》谈判结束后,有一段内省时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现在裁谈会急需恢复生机。进一步的长期无所作为将损害它的地位、作用和专长。

裁军谈判会议是冷战后两个主要的武器控制谈判的中心论坛:《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谈判和《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谈判。两项谈判都要求地缘政治代表性、对裁军的深刻理解、知识及记忆以及裁军谈判会议所提供的特有的内部谈判技巧。毫无疑问,军备控制和裁军谈判可在任何地方举行—过去的确曾在裁军谈判会议之外举行—但是裁军谈判会议可提供全球观点在制衡的结合上找到一个平衡点,保证军备控制制度得到最广泛的参与与遵守。

我知道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各代表团热切的希望会议的工作在明年能够取得进展。因此,我们的工作就是克服分歧,这些分歧现在阻碍了实现裁军谈判会议可以取得的实际和现实的裁军和不扩散方面的成就。

如何处理核裁军的问题是今年裁军谈判会议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与其他在座的国家一样,澳大利亚致力于通过具体的连锁步骤寻求实现全球核裁军的最终目标。有些代表团不让多边主义在核裁军中起作用。我们不是这样的代表团。相反,对《全面禁试条约》以及未来的禁产谈判的支持显示多边裁军机制能够并必须在核裁军中期取得巩固环境中发挥作用。消除核武器的最后阶段不可避免的是一个多边的努力。但是我们指望核武器国家本身按照《不扩散条约》第六条所承担的义务扭转冷战时期核武器的积累,作为消除核武器的必要前奏。削减冷战时期核武器的储备终于开始了。但是,我们认为过早的将这早期阶段多边化只能使情况复杂化并有碍进展。

澳大利亚欢迎克林顿总统和叶利钦总统在赫尔辛基就第三阶段裁武会谈指导方针达成的协议。澳大利亚也借此机会敦促俄罗斯联邦批准第二阶段裁武会谈以便各国能够根据第三阶段裁武会谈的要求快速的进一步减少各自的核武库。

澳大利亚感谢各位代表就堪培拉消除核武器委员会的报告向我国代表和在公共辩论中所作的许多积极的评论。澳大利亚政府高兴的是这份报告已成为促进积极讨论的工具,这些讨论包括核裁军的可行性以及实现此目标所需的步骤。

在我谈论国际裁军谈判这一问题时,我想借此机会表达澳大利亚对通过联合国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所做的工作的支持,特别是在加德满都的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太区域中心。我们同意秘书长最近的评估,即:该中心的任务仍然有效,而且它能—我们也认为它的确—在冷战后亚太区域推动有见识的辩论和合作与裁军的气氛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很高兴今年能参加《全面禁试条约》加德满都研讨会。

我们还称赞日本政府和有关日本机构周到的主持了关于我们地区不扩散核裁军问题的辩论。

澳大利亚欢迎并支持秘书长对联合国改革所采取的激进而又具有深远影响的努力。原则上我们同意安南先生的想法,即:加强裁军中心使之与裁军界合作以更好地使用现有的手段并推动普遍遵守这些机制。我们深

信秘书长的外交活动和斡旋能够补充而不是重复现有条约机构和有关机构的职能。这些机构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全面禁试条约》组织以及加强了《不扩散条约》审查进程。

我们还支持秘书长考虑对第一委员会和裁军审议委员会进行更新、合理化和精简的建议。澳大利亚珍视这两个机构为我们交换意见和探索面临的问题提供的机会,同时我们敦促继续努力进行重点突出和侧重成果的意见交流。为什么说一次就够了,却在两个不同的场合说同样一件事?为什么当一个职能相似成员雷同的组织已经作出了决定和提出了建议后还要再作决定、再提建议?考虑到有需要通过和执行紧迫、具体的和切实的军备管制措施,我们坦率地说没有这种奢侈或资源沉浸在这种做法中。

在这方面,我们还质疑第一委员会分阶段辩论的有用性。遗憾的是,这种辩论已经沦为一般声明的重新拼凑而不是对具体建议的建设性讨论。为此原因,澳大利亚今年将尽其所能不参加分阶段辩论,而将其精力放在谈判及改良我们的产品上——我们将通过的决议草案。

我们愿意见到每年向第一委员会递交的决议草案的数量减少。这可以通过认真努力对重要但不是紧迫的决议草案实行两年讨论一次、将类似议题的决议草案加以合并并减少向秘书长索取报告的例行要求的次数,有些索取的报告是否还有用还值得怀疑。这些工作能使委员会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严肃的讨论以便努力克服影响裁军与不扩散国际工作的理念上的分歧、并还能腾出秘书处的资源以从事更有成果的工作。

澳大利亚希望见到第一委员会的会议是建设性和有用的,并摒弃1997年裁军谈判会议上的分歧性争论,而使我们能够严肃的考虑和辩论1998年需要我们重视的问题。现在,我们必须卷起袖管进行工作。

**主席:**我请教廷观察员发言。

**马蒂诺主教(教廷):**教廷与其他人一起向您当选为这一重要委员会的主席表示祝贺。我们还向在主席团其他成员当选之前表示我们最良好的祝愿。

当世界接近下一个千年期时,许多人和组织现在已将他们的眼光注视着21世纪的开始几年。下一个世纪会不会是一个和平的时代,会不会是人类智慧与友爱开花结果的时代?从过去几年取得的成绩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希望:我们能在将来实现和平。过去的成就

包括:冷战的结束;欧洲军队的削减;《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两个拥有核武器最多的国家削减核武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限期延长;《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通过《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杀伤性地雷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这些成就是世界更接近和平的具体步骤,一委在这种成功中发挥了作用。

但是,我们能不能说和平的道路是否已经平坦?不幸的是,我们不能那么说。每天,冲突与暴力仍然在制造受害者。种族灭绝、杀戮无辜、攻击脆弱的人们继续在我们的地貌上留下伤疤。军火交易,特别是常规武器交易,只是给众多战乱的国家增加了流血。

的确,在最近的冲突中,短程小型武器杀害的人数多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一趋势的悲剧在于,更多的人,包括儿童,被迫参战。此外,这些战争往往由于短程小型武器的使用而延长。向存在冲突局势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此类武器。尽管如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仍在大批量生产。最强大的国家仍然拥有被恰当地称作“终极祸害”的核武器,它们拒绝放弃这些武器。

这些残酷的军事化现实提醒我们世界离宣布实现普遍和平还要走多远的路。世界正在为构成二十世纪特点的“战争文化”付出重大代价。甚至在冷战结束将近十年后的今天,世界各国政府每年仍花费8千多亿美元用于供养有2700多万士兵组成的军队。虽然自1987年达到冷战时期的高峰以来,这笔开支数额已有下降,但这一下降大部分归因于前华沙条约国家此种开支的急剧减少。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除东欧国家以外的发达国家每年在这方面的开支只比1987年少10%。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国家的军事开支目前是前华沙条约国家开支的10倍多。发达国家不仅军事开支庞大,而且世界每年高达220亿美元的军火交易中有90%都源自这些国家。军火和武器技术危险的全球扩散是引起和延长世界各国不同地区激烈武装冲突的一个因素。

发展中国家目前用于军事部队方面的开支为2210亿美元。这笔开支是对这些国家已经很有限资源的严重耗费。新武器的采购和军队的扩大意味着投资于保健、教育、经济发展和许多易受伤害居民的其他迫切社会需要的资金更少。大约有13亿人极为贫穷,他们不能满足自身基本的食物和住房需要。人类有百分之六十每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尽管一些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在人的发展方面取得了一些显著成就,但有100多个国家目前的状况比15年前更糟。每年有1300万到1800

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儿童——由于饥饿和与贫穷有关的原因而死亡。

可持续发展需要将大量资金投入科学研究、技术发展、教育和培训、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技术转让方面。目前迫切需要在这些结构改进方面投资,以阻止二氧化碳在大气层的污染和地球生物资源,例如目前遭到侵害的森林、湿地和动物品种的耗竭。

正如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所指出,“显然,我们不能同时为战争与和平付出代价”。需要调整预算重点,以将财政资源用于改善生活,而不是制造死亡。需要转变政治态度,以建立和平文化。一种新的政治态度将对武器和破坏方面的投资说“不”,对建设和平方面的投资说“好”。在1987年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会议后一度得到各国政府肯定的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必须再次予以强调。在这一关系中,在逐步降低的军备水平上保障安全的裁军进程能够使我们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相应地,发展进程能够加强安全,并促进裁军。

各国政府对待人类安全的这一态度将导致和平权利得到实现。每一种文化中的每个人都应享有这一权利。在新的千年里,生活在和平中的权利是最起码的目标。

国际社会在觉醒后已显示,它的确能采取行动加强人类安全。渥太华进程在制定一项禁止生产、出口和使用杀伤地雷方面推动开展的工作反映了同情心和政治行动的力量。教庭赞扬这一主动,并敦促普遍支持该条约。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呼吁最终停止生产和使用这些漫无目标地无情打击平民的邪恶武器。然而,只是签署这项新条约是不够的,应同等重视探测和排除一亿颗已部署的地雷,它们每年继续炸死或炸残26 000名无辜者。应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排雷努力。

如果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现在还有地雷能够被消除,核武器也能被消除。没有什么武器比核武器给人们期待以久的二十一世纪和平造成的威胁更大。我们不要因这项任务艰巨而不作出必要努力,使人类免于这一祸患。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提出了宝贵的劝诫,国际社会现在能够看出反对核武器的法律和道义论点是如何与战略论点交错在一起:由于核武器能摧毁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因而危及人类始终捍卫的一切——甚至人类本身。在冷战时期相互谩骂的岁月里,各国所强调的是核威慑军事理论,一直将它作为核武器扩充的依据。国际社会

无力制止无休止的核武器扩充。但是现在,在以新的伙伴关系为特点的冷战后期,国际社会仍不能摆脱核武器对生命本身构成的侵害。这个委员会必须加紧它在呼吁谈判缔结一项禁止核武器公约方面的工作。必须向抵制这些谈判的核武器国家提出挑战,因为它们坚持过时的核威慑理论是在否定人类最迫切的愿望和世界最高法律权威的意见。如果世界为核武器所代表的军事化心态所主宰,而不是由国际法院所主张的人道主义法支配,那么人类今后将面临最严重的后果。

核武器与我们为21世纪所争取的和平不相称。它们是没有道理的,应受到谴责。捍卫《不扩散条约》需要对废除这种武器作出明确的承诺。

教庭先前在本委员会中指出:

“我们的世界必须行动起来,通过普遍、无歧视性的禁试来废除核武器,并由一个世界当局来进行广泛的视察。”(见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委员会第20次会议)

我们今天重复这些话,意识到世界公众舆论正聚集起势头,支持彻底消除核武器。这是一项道德挑战、一项法律挑战以及一项政治挑战。这种基于多方面的挑战必须赢得我们人类的专注。

阿雷斯坦别科娃女士(哈萨克斯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同大家一道祝贺你当选第一委员会主席的负有责任的职务,并表明我确信第一委员会将在你的指导下,就其议程上有关裁军和国际安全的广泛问题作出最佳决定。

联合国秘书长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指出:

“过去12个月内,通过多边缔约,有几次是通过裁军谈判会议,在军备管制和裁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A/52/1,第90段)

这一成就无疑是国际社会旨在实现无核世界和加强国际安全的所有努力的结果。

哈萨克斯坦极度重视199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查和延期会议的各项决定和决议,支持鼓励充分遵守和有效执行该条约的努力。我国作为《不扩散条约》的一个缔约国,坚决拥护不扩散制度,认为需要积极促进其进一步的加强。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该条约新的审查进程的开始,希望于今年4月举行的筹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以及导致2000年的审查会议的进一步步骤,有助于确保《不扩散条约》会具有普遍性。我们认为,需要重

振旨在确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努力,从而为该条约无核武器国家的缔约国提供防止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保障措施。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坚决支持《全面禁试核试验条约》的目标。我们认为,该文件的签署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绝大多数会员国加入该条约,是加强核不扩散制度方面一个质量上全新的步骤。我们呼吁各国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我们认为现在应当严格遵守该条约,并应尽快建立和实行一项全球监测制度。

我国感受到核试验灾难后果的全力打击。在40多年的实践里,在世界上最大的试验场地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进行了470多次核爆炸,大约为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进行的所有核试验的70%。这给哈萨克斯坦人民的健康和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关于关闭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的决定,应看成是对核裁军的重要贡献以及一个具历史意义的行动。今年9月,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开始运作半个世纪之后,应我国元首的倡议而在阿尔马蒂和库尔察托夫举行了关于不扩散核武器问题的国际会议。哈萨克总统在向与会者讲话时指出:

“我国自实现独立以来,就绝对清楚地表明了其对核武器的看法。我们的领土上虽然有这种武器,然而我们从未企图利用这一情况而达到任何政治目的。哈萨克斯坦通过一些具体行动而再次申明了其明确和坚定的立场。所有核弹头已从我们共和国内撤走。我们已成为《全面禁试核止验条约》的一个非核武器缔约国。核武器国家已对哈萨克斯坦的安全和领土完整给予全面的保障。”

很多国家同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一样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有关不扩散制度的政治和技术问题,以及把前试验场地及其基础设施转为他用的问题。而且还研究了有关在中亚建立无核武器区的问题。与辐射有关的安全及恢复以前用作试验场地的土地的问题,也成为进一步讨论的议题。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在给与会者的信中强调:

“本会议是实现无核世界的重要步骤之一...国际社会懂得,核试验使哈萨克斯坦的广泛地区受到核辐射的影响,使环境经受相当的恶化。该问题

需要得到国际注意。不扩散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是国际社会议程上的重要项目。”

会议的最后宣言指出:

“本次会议让以不同方式解决扩散的专家有机会交换看法,分享不同国家和组织针对加强不扩散制度的经验...与会者希望这次会议大大促进了对有关加强不扩散问题的理解,并希望在与会国之间的相互理解方面取得进展。”

加强生态安全是中亚区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此,在今年2月于阿尔马蒂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中亚各国的首脑通过了一项宣言,宣布1998年为本区域环境保护年,并指出需要在中亚建立其他区域可以加入的无核武器区。我们感谢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在其对哈萨克斯坦的会议与会者的讲话中所表明的他对建立这样一个地区的设想的支持。

今年9月14日至16日在塔什干举行的国际会议讨论了进一步实施无核武器区的设想及其对加强区域安全的意义。

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历史已经表明无核武器区对于在一个地区内减少紧张并为发展建立适当条件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效的因素。与此同时,我们理解鉴于建立我们的无核武器区的困难,我们需要对所有有关问题进行详尽和认真的研究。因此,哈萨克斯坦认为必须在这个领域进行逐步、一贯的工作。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积极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为加强保障制度所作的努力。在保障范围内的哈萨克斯坦的设施已经开始执行93+2方案第一部分所规定的各项措施。在我们共和国,我们已经制订并且正在执行对核物质进行编目和控制的制度。哈萨克斯坦在核查核物质领域内的所有活动都受到国家出口控制法和最近颁布的关于使用原子能的法律的管制。

哈萨克斯坦继续认为必须缔结一项公约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物质。

我们已经通过一项决定,要设立一个国家机构以执行《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化学武器公约)的各项规定。我们正在考虑批准《化学武器公约》以确保哈萨克斯坦充分参加不扩散化学武器的机制。

哈萨克斯坦承认 1972 年 5 月 26 日《反弹道导弹条约》在目前军备控制条约范围的关键作用及其对减少战略性进攻武器的意义,它已经声明它将遵守该条约和参加常务协商委员会的谈判,以使条约适应新政治现实和提出限制战略和非战略反弹道导弹的协定。委员会富有成效工作的成果是今年 9 月 25 日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联邦、美国和乌克兰外长在纽约签署了与《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多边格局有关的四项文件,这些文件将使我们解决若干重要的安全问题。这些协定将对各当事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发挥积极作用。这些文件完全符合哈萨克斯坦的战略利益,它正在坚定不移地努力为加强区域和全球安全和稳定作出贡献。

我们承认减少常规武器,尤其是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那些武器的巨大重要性。今年 8 月 6 日我国政府单方面暂停出口杀伤地雷,包括这些地雷的转手出口和运输。这是哈萨克斯坦对国际社会为禁止使用杀伤地雷、获得这种地雷和最终完全禁止使用这种地雷所作努力的重大贡献。

世界各个地区使用常规武器所进行的武装冲突继续不断,这使得建立对这种武器的扩散进行有效控制变得更为紧迫了。我们支持为解决区域冲突所作的国际努力,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正在为改善控制常规武器的机制作出它本身的贡献,并且自 1992 年以来一直提交了供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纳入的必要信息。

同其他国家一样,哈萨克斯坦表示有兴趣积极参加多边裁军机制,尤其是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应该尽快考虑根据政治和地区平衡并考虑各候选国对裁军进程所作的贡献接纳新成员。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一贯为加强区域一级的安全和稳定而努力。我国满意地注意到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先生在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上所提出的关于召开亚洲安全和建立信任措施会议的倡议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解。我们计划在 11 月 5 日在阿拉木图为该会议举行由副外长级别者参加的另一次定期会议。20 多个亚洲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将参加。我谨借此机会再次对联合国支持哈萨克斯坦总统的建议表示感激。

我们认为在国际安全方面的一项重大成就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建立信任措施和减少边境地区武装部队的措施签署了协定。

在第一委员会提出供讨论的项目对于国际社会具有特殊重要性。我们认为在这里所作出的决定应该在最大程度上推动加强不扩散机制并确保区域和全球一级的和平与安全。哈萨克斯坦代表团准备继续同各会员国代表团进行积极合作,以实现这些崇高目标。

**斯克拉契奇先生(克罗地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克罗地亚代表团借此机会祝贺你担任你的重要职务。在你履行托付给你的职责的时候,我国代表团要向你保证它将提供全力支持和合作。我们深信,在你的指导下第一委员会的工作将沿着预期的道路前进并将圆满结束。

多边条约及其核查机制是实现我们的裁军目标和目的,包括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和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在这方面,联合国面临着日益增加的大量工作。一些努力是成功的,另一些则不成功。在过去 12 个月中,在裁军的某些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然而其他领域的进展则是较慢的,有时甚至处于僵局,如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谈判会议今年的届会。

在好的方面,《化学武器公约》1997 年 4 月 29 日生效,现在已经为几乎 100 个国家所批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缔约国 2000 年审议会议增加军备控制和核不扩散进程的必要势头。为在全球禁止杀伤地雷所作的努力通过渥太华进程得到了加速,一项全面公约将于 12 月开放供签署。

在我们议程上所有裁军问题中,核不扩散和消除核武器是当今最重要的问题。正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的通过和开放供签字表明的,双边努力加上多边努力使我们能够进入该进程的一个新阶段。但是,这个议程上仍有许多重要的问题。

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1995 年无限期延长后,今年的筹备委员会中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行动,包括今年 6 月份强化的保障措施通过。我国代表团特别高兴地看到对确认不扩散条约的普遍适用性的支持和从各方面全面贯彻这种普遍适用性的要求。克罗地亚强烈认为,不扩散条约是遏制核扩散的唯一真正普遍适用的手段,是向核裁军的最终目标迈进了一步。

我们对于特别是在一些核大国提出加快裁军进程的倡议的情况下某些临界国家仍继续拒绝承诺核不扩散感到关注。另一方面,考虑到许多无核国家仍在努力使本国所属区域变成无核武器区,并考虑到国际法院关于一国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问题提出的

咨询意见,我国代表团认为一项关于不首先使用的有约束力的文件对裁军进程将大有帮助。

克罗地亚也支持作为1995年原则和目标行动方案确定的今后核裁军措施之一,尽早就裂变物质禁产条约开始谈判。我国代表团认为,近年来核不扩散和裁军的势头不应受尚未实现、在某些情况下不现实的要求的影响,而推动核不扩散的最好途径是一步一步地来。在这方面,克罗地亚希望这些努力取得具体的积极成果,使核不扩散的势头持续下去。

《化学武器公约》1997年4月29日生效。我国代表团再次对许多国家热情地支持这一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表示满意。克罗地亚1993年1月加入了《化学武器公约》,克罗地亚议会1995年3月批准了该公约。

作为该公约的一个原始缔约国,克罗地亚从未拥有或打算拥有或生产化学武器。克罗地亚采取了进一步措施,通过建立一个政府委员会,作为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其他会员国进行协调的联络点,确保在本国领土全面执行《化学武器公约》。最近,我国代表团参与共同提出关于联合国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合作的第51/230号决议,表达了对该组织的支持。

克罗地亚正密切关注旨在加强《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特设小组的工作。我国代表团欢迎并支持特设小组的努力,尤其热切地希望能够圆满地完成法律上有约束力的核查办法的起草工作,并考虑所有国家的利益。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全力支持荷兰在特设小组提出的关于依照全面禁试条约和化学武器公约的模式建立一个专门核查机制的建议,并欢迎在1998年通过这一机制。

1996年5月,《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审查会议修订了关于地雷问题的第三项议定书。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步骤,但这一步骤并未实现所有的期望。鉴于许多国家严肃地对待起草一项全面的条约以便禁止生产、转让、储存和使用地雷,我国代表团全力支持并将继续全力支持渥太华进程。

克罗地亚欢迎关于杀伤地雷问题的奥斯陆外交会议最近决定通过关于禁止此种武器的全球性条约的文本,并期望尽早签署该条约。克罗地亚从一开始就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通过单方面宣布暂停生产、转让、储存和使用杀伤地雷加强了自己的承诺。

克罗地亚对某些较大的地雷使用国和生产国没有全面参与或根本没有参与这一进程感到遗憾。我国代表团对裁军谈判会议无法在这方面取得任何重大进展感到遗憾。裁军谈判会议相辅相成的努力原本会加强渥太华进程,使各会员国更难以为使用和生产杀伤地雷找到正当的理由。

克罗地亚本身不幸的战争经历加深了克罗地亚对全球地雷问题的强调和关注。我国前被占领土上埋布的几十万枚地雷继续直接造成许多的悲剧,尤其是对平民造成的悲剧。这些地区的排雷工作十分困难,尽管我们作了努力,仍需要许多年的时间。现在,克罗地亚政府排雷委员会正在全国进行几个排雷项目,在不久的将来克罗地亚将建立排雷行动中心接管联合国排雷行动中心的职责。此外,克罗地亚的排雷专家正在进行详细的勘查,以便确定今后行动的最佳方案。不幸的是,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和专用设备意味着无法更快地开展这一工作。

但是,我国代表团要重申我国外交部长在表达克罗地亚对迄今所有提供财政和其他援助减轻克罗地亚地雷问题的所有人的谢意时讲的话,并进一步呼吁向克罗地亚提供帮助加快排雷工作的物质、财政或专业方面的援助。同时,我国代表团还对设在萨格勒布的联合国排雷行动中心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部帮助发起这一方案的努力表示感谢。

双边的协议和区域性联盟,例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非洲统一组织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促进和平与稳定,力图防止区域之间或自己区域内部发生冲突。

我要强调指出,克罗地亚非常认真地看待自己所作的区域和地区裁军承诺。克罗地亚履行了自己依照关于次区域军备控制的《代顿和平协定》第四条附件一B承担的义务,克罗地亚定期地履行1994年维也纳文件关于向欧安组织报告军备数目的义务。克罗地亚还于1997年9月提出了国家报告,履行执行大会关于军事开支标准报告制度的第51/38号决议和关于军备透明度的第51/45H号决议的要求。此外,调整克罗地亚武装部队并使之现代化以符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标准的工作正在扎实地进行,但受到了目前财政困难的限制。希望这一工作能够在本十年底完成。

在地区一级,作为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锡尔米乌姆和平地重归克罗地亚版图最后阶段的建立信任措施的一部分,克罗地亚被要求考虑沿克罗地亚的该

地区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边界建立一个永久性非军事区。

我国政府在若干场合公开表示它赞成这样一种做法,但要使克罗地亚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之间的边境地区非军事化,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就必须采取同样行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没有打算很快采取这个行动,因此关于这个区域可能的非军事化的谈判没有再向前进展。

最后,我国代表团谨谈一谈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构成问题。克罗地亚欢迎谈判会议内最近关于增加其成员的辩论,包括为此目的任命奥地利的哈拉尔德·克赖德大使为特别协调员。我国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大会的一个附属机构应尊重可能成为其新成员的所有国家的愿望,从而也持有谈判会议许多成员国已表达的这样一种观点,即进一步增加其成员不仅将进一步丰富它的经验和专门知识,而且绝不会对其工作方案造成不利影响。应全面地进行扩大工作,不允许对任何可能的新成员持有偏见。

在这方面,大会第51/47 A号决议第2段吁请裁军谈判会议审议所有尚待解决的成员资格申请,以期在其第1997年会议结束之前就其进一步扩大问题达成一项决定,我国代表团对这一段未得到执行感到遗憾。出于同样原因,我国代表团谨对给予扩大谈判会议这种无歧视做法支持的所有代表团表示感谢。克罗地亚希望这种立场将占主导地位,希望将给它机会,在不久的将来作为一个正式成员为裁军谈判会议作出贡献。

**佩雷斯·奥特明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乌拉圭代表团祝贺你当选领导第一委员会的工作。你可以相信,在执行你重要的任务中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合作和支持。

我谨指出,在不损害里约集团共同所作的发言以及代表南锥体共同市场在结构性辩论中所作发言的情况下,我国代表团谨对裁军和国际安全问题谈一些意见。

在大会上一届会议上,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在核裁军领域取得了进展——其细节广泛为人们所知,这个进程是从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开始的,乌拉圭是这项条约的最初签署国之一。

今年2月我们在墨西哥城庆祝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三十周年,这个条约是在世界上建立第一个无核武器区的历史性里程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自豪地维护这项条约,以证明必须使国际社会免遭核武器的存在构成

的威胁。它提醒我们迫切需要消除这些武器,半个多世纪来,这些武器一直并继续对人类构成威胁。

在不断地受到抗议的拖延后,美国加入了《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以及销毁此类武器的公约》。这是我们非常高兴地强调的贡献之一。令人遗憾的是,其他一些国家尚未签署这项公约,我们促请它们很快在这方面作出决定。执行其中一些方面或全面遵守这项公约仍然是我国政府的关切问题。

不幸的是,在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尚未取得明显的进展。由于武器生产者和贩卖者贪得无厌,国际社会关于从横向、纵向和质量各方面全面处理这个问题的呼吁未受到注意。

我们不能相信核大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直至2025年前不能从地球上彻底消除全世界的核武库。这并不很令人鼓舞。我们赞同那些和平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认为,二十世纪看到核武器的诞生,二十一世纪将看到核武器的彻底销毁。继续从人类急需的发展项目抽走而不是注入资源,看到这一点令人非常遗憾。我们尚不能消除核屠杀的危险,因此我国仍然致力于全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在这方面,乌拉圭认为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是一个进行积极合作的领域,是在联合国关于这个问题的公约范围内利用海洋和勘探其资源方面区域各国之间的一个联系环节。因此,我们坚持使南大西洋非核化。我们认为,协调《特拉特洛尔科条约》、《佩林达巴条约》、《拉罗通加条约》和《曼谷条约》将提供各种法律文书来实现这个愿望铺平道路。

在区域一级,我们对美国政府最近决定取消禁止向拉丁美洲出售武器感到关切。当然,我们也认识到,同其他制造国议定的销售。然而,在我们今天生活的单极化世界里,美国的决定有着超过了单纯的商业方面的意义。拉丁美洲现在正享有和平与稳定的特别的历史时刻,我们坚决希望我们不会受到这个事实的影响。

乌拉圭总统胡利奥·马丽亚·桑吉内蒂先生最近提醒我们,武器有其自己的势头。然而,他还表示他坚信采取的措施只是为了确保武器的再销售只会对设备进行最基本的必要更新,以保证维持这个区域的均势。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也在联合国出版物《裁军:定期评论》中写道:

“由于从繁荣国家引入了武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穷国的千百万人民被公开屠杀或因为经济被摧毁而丧生,经济被摧毁是与平民之间的争端和冲突相对应的,极令人痛苦的现象。”(见“自治军政权:经济概览”。裁军:定期评论,第19:3卷,1996年,第42-43页)

我们还关切地注意到危险物质运输的全球商业性扩大,注意到这如何可能影响一个国家居民的生活质量。在这方面,乌拉圭参议院最近通过了立法,禁止任何危险废料以任何方式或在任何制度下通过在我国管辖权下的地区。这将有助于避免今后出现与这些物质有关的任何事件。

我们准备进入二十一世纪,把冷战抛在身后,并在缓和紧张局势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我们绝不能只满足于这些。我们有义务应付我们面前的各种挑战。

处于改革阵痛中的联合国在裁军和国际安全领域中面对它必须应付的挑战。在国内冲突解决之后,本组织必须收集作战各派的武器。为了控制这些武器,我们将必须保证摧毁它们并防止它们落入他人手中。

必须果断地处理在广泛活动中,从国家间侵略到犯罪行为使用的小口径和轻型武器持续和日益严重的扩散问题。这种扩散除其他外与毒品贩运、内乱、有组织犯罪和雇佣团伙有关,越界、秘密军火贸易与这种扩散有着危险联系。我们必须打击这种联系的各种形式。在这方面联合国正在面临最大挑战之一。

有组织跨国犯罪是这种仍然咄咄逼人的致命威胁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它危害世界人民的和平共处。本组织面临的任务是不容易的,但不是不可能的。我们是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队派遣国的事实意味着我们是这种努力中的忠实合作者,这种努力正在日趋艰巨。

我们已经致力于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所有主动行动,如“微观裁军”,这包括渥太华进程最终导致“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我们还支持召开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倡议,以便在有包括不容回避问题的确切议程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坚定地面对国际裁军的未来。

我国代表团将加入使第一委员会和裁军审议委员会程序简化和合理化的努力。必须改革它们的议程,以使我们的工作达到与我们面前挑战相称的效率水平。

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愿热烈祝贺你担任这个重要委员会的领导。我们欢迎你在辩论开始时的全面发言。我还祝贺主席团其它成员。

首先,请允许我强调第一委员会任务包括裁军和国际安全。明显的是,重点在于对和平与安全的军事威胁。当今世界继承冷战现实。正如秘书长在其关于联合国改革的报告(A/51/950)中提到,超级大国竞争和军事对抗的停止在国家内部和之间引起了一系列逐渐发展的变化。两极化的崩溃也造成了不确定情况、战略差距和新的极化,这些情况已经造成了新的军备竞赛。

不能低估对国家内部和之间安全的军事威胁,虽然最近几年军备管制和裁军领域中取得了一些进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的进展是重要的。批准《化学武器公约》是国际社会的历史性成就。我们庆祝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的缔结并目睹了147个国家签署它。世界不同区域的建立信任措施证明理智可战胜对抗;若有政治意愿,区域裁军无须等待全球裁军便可开始;如果联合国各国人民目标一致,大胆的新世界的远见便可变为现实等乐观看法是正确的。

但是,不幸的是,国际社会尚未取得可以感到沾沾自喜的结果,因为我们所列举的成就在每个领域——原子、生物、化学和常规领域——都有严重缺陷。

核扩散限制在几方面仍然是不确定的。有人表明临界国家数目可能会增加。虽然只有五个国家处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之外,《全面禁试条约》的生效已经受到严重破坏。次临界试验也加剧了关于纵向扩散的争议。人们对无核武器区感到十分乐观。但经验已经表明,这种努力是有限制的。没有五个核国家支持,《曼谷条约》证明这点。人们认为消极安全保证有严重缺点。无核南半球受到阻碍,因为北方保持核武库。有人说在一些区域非核化或无核区的努力影响全球裁军。

核军备管制已经证明难以实现。裂变物质禁产条约似乎象《全面禁试条约》过去几十年中那样棘手。正象去年“十年对话”所涵盖的其它方面一样,裁军谈判会议在这个领域取得的实质进展很小。它甚至未能设立谈判禁止裂变物质的特设委员会或就谈判的范围本身达成一致意见。就消除核武器,从《不扩散条约》到《全面禁试条约》和裂变物质禁产条约吵来吵去。明显的是,除了全球裁军以外,没有打破僵局的可信办法。



在上届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团和其它代表团一起回顾历史性的《国际法院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咨询意见》。请允许我回顾,法院一致决定在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项—该条款要求各国不得威胁使用武力或使用武力—和不符合关于自卫权的第五十一条“全部规定”的情况下任何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都是非法的。法院说,使用核武器一般是违反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则,尤其是人道主义法原则和规则。还请允许我们提请注意经常引用的法院一致裁定,即有义务以诚意进行并完成导致在严格有效的国际管制下实现核裁军的一切方面的谈判。

不能有任何误解的是,当我们提及核武器削弱所有国家安全的堪培拉委员会的结论,从而援引法院《咨询意见》时,我们并不是试图把法院意见变成法令。我们这样做仅仅是提醒不扩散条约缔约国注意它们对核裁军的义务。在重申这一点同时,我们敦促有关各方认识到专家们的看法和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欧洲议会1997年3月13日的决议令我们感到鼓舞,该决议要求各成员对在1997年开始谈判予以支持,以便最终缔结一项废除核武器的公约。

裁军谈判会议不结盟成员21国集团已提交一项到2020年分期消除核武器的行动方案。该提案不仅实际而且适宜。国际法院、堪培拉委员会和欧洲议会以及各智囊团和专业人士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人们在适当论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这并不证明应该不采取行动。让本委员会着手解决论坛问题;让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让我们为达成协商一致而共同努力。如果我们不及时就这一严重问题采取行动,那么这就将成为一个历史性偏差。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什么阻碍政客和外交官进行谈判呢?对勇敢新世界的认识何去何从!

令人愉快的是,《化学武器公约》已经生效。但该公约尚未得到普遍加入;缺乏销毁库存的财政资源使拥有最多化学武器的国家无法批准该公约。

在加强《生物武器公约》方面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审查大会已要求特设小组加紧工作,以期尽快在2001年第五届审查大会开始前完成其工作。我们希望特设小组能够及时落实核查议定书。

在常规武器领域,人们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武器透明度上。向《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报告情况仍十分有限,包括一些主要进口国在内的大约一半联合国会员国都没有提供任何数据。报告和会计程序存在着不足之

处。对于扩大登记册范围以涵盖其他常规武器、使武器目的地更为具体、涵括国内采购和确定转让定义,仍存在问题 and 分歧。但尽管如此,我们赞扬政府专家小组所做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越来越对公开销售小型武器感到关切。正如秘书长报告的那样,至少15次冲突的主要暴力工具都是小型武器。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为出口这些武器,包括向联合国正努力促进和平的冲突地区出口这些武器,存在着剧烈竞争。从这个角度看,政府专家小组的工作特别重要。我们的任务是审议其各项建议,并为防止此类武器扩散提供必要机制。

毫无疑问,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去年一直处于裁军问题清单的头条。大约一百个国家已批准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国际条约,以便于1997年12月在渥太华签署,国际禁止地雷运动及其协调员威廉斯·乔迪女士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个事实表明,世界舆论赞成从地球表面消除地雷。我们欢迎这个积极的事态发展。但是,一些主要大国不签署该协定的决定使它几乎毫无效力。我们支持缔结一项全面全球条约,鼓励各国放弃选择杀伤人员地雷为防御手段。裁军谈判会议虽然已落后于渥太华进程,但也任命了一名特别协调员,负责在其有关全面裁军方案议程项目下就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可能规定的任务进行磋商。我们希望,裁军谈判会议在致力于地雷问题同时,也适当注意受害国在执行大规模挑战性扫雷任务方面对技术和财政援助的需要,大多数受害国都是发展中国家。

人们满意地注意到,裁军审议委员会经过密集谈判,已对召开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四届特别会议达成普遍一致,但仍须就其目标和议程达成共识。自从9年前召开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以来,国际安全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第四届特别会议应该继续把核裁军作为其优先议程项目。在此透明度和民主时代,世界领导人早就应该本着多边精神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评估多年来发生的变化,并找出大胆和具体的裁军道路。我们希望裁军审议委员会能够在其1998年届会上最后落实第四届特别会议的时间、目标和议程。

我们赞赏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在促进区域和次区域裁军对话方面从事的各项活动;这种对话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加德满都进程”。我们希望作出慷慨贡献的国家继续关心该中心,它们的贡献有助于使其继续存在。

我们认为裁军是促进国际安全的工具。减少对安全的军事威胁对处理安全的非军事威胁必不可少,因为这对把用于武器的资源重新分配给发展十分重要。谋求裁军还应以限制供应为特别焦点,并应针对减少扩散的政治根源。我们大家都承担这项负担,但其中有些国家当然拥有更大的实力和责任。

在结束发言以前,我要表明,不应把裁军本身视为目的。裁军的神圣动机——即使人类免遭战祸——也应激励我们使大多数人摆脱贫穷和欠发达的深渊。冷战已经结束,但发展中国家仍未获得和平红利。主要大国稍微削减军事开支省下的钱就可以大大促进发展中世界筹措发展资金。裁军是一个更高层次文明的属性,只有通过确保所有国家至少获得最低水平的发展,才能保持这种文明。如果人类要达到真正文明水平,不相互伤害并不够;我们必须全力帮助其他人过有人类尊严的生活。

**古森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接受我国代表团就你在第五十二届会议期间就任第一委员会主席表示祝贺。我愿向你保证在你和你的同事领导本委员会的工作并使之圆满结束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充分的支持与合作。

在去年第一委员会的届会上,我国大使在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最后提到:在裁军与不扩散的许多方面 1996 年是成功的一年。他列举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所取得的成就、关于《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的会议的成功召开、世界上无核武器区面积增加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加强《生物武器公约》正在进行的工作、以及作为工作成果的《化学武器公约》的立即生效。但是,他继续指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以实现消除各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结束常规武器扩散所造成的人间悲剧和苦难这些共同目标;因此,我们在第一委员会的工作应该将重点放在确保我们能够保持所取得的成就的势头。

回顾去年的事件,南非不可能给予一个灿烂的描述。我们可以采取的态度最多也只能被形容为爱恨交加。在不扩散和裁军领域 1997 年取得了多个成就,但是,也有许多失望以及未能把握住存在的机会。

尽管有一些最后几分钟消除分歧的努力,但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 1997 年届会未能就应该做的工作达成一致。这是我们所面临的很典型的问题。自冷战结束后,裁军会议显示它能够将精力放在主要的裁军和不扩散协议的谈判与缔结上。这些协议将有助于整个国际社会

的和平与安全。《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主要的成就。作为裁军谈判会议一个相对较新的成员,南非希望并期望该机构作为国际社会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将继续做更多的类似事情。

裁军谈判会议的僵局可以归咎于几个因素。我们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许多成员国未将使之分歧的事务放在一边。成员国没有显示灵活性,也没有寻求取得妥协,相反,它们采取了僵硬的立场,坚持在任何工作方案达成一致之前将某些国家和集团的意见包括进来。裁军谈判会议面临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处理核裁军以及如何就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他爆炸装置的裂变物质的条约进行谈判。

在较小的范围内,杀伤地雷问题也是今年裁军谈判会议大部分争论的根源。但是,《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地雷以及销毁地雷的公约》在奥斯陆的缔结应当产生的结果是:缓解裁军谈判会议的争论;使该会议能够就这一问题考虑一个更现实的议程。

裁军谈判会议未能就一个能在核裁军问题上进行实质性工作的机制达成一致意见,这可以被视为两种相反意见所造成的。在一方面,有人拒绝承认核裁军的多边范围,我们曾经听到有人表示关切,认为这是很滑的下坡路的开始而且这将否认核裁军的双边及多边层面。在争论的另一方面,有些人试图在核裁军的不同因素之间强加意识形态概念和联系。1997 年的僵局应该表明解决裁军谈判会议的方案并不在这几条路上。如同南非外长在今年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中指出的那样:

“裁军辩论中再次出现的最高纲领派立场阻碍了全球裁军”。(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二届会议,第 6 次全体会议,第 13 页)

受制于这两种极端的国家现在应该动员它们的力量制订 1998 年议程,以便对裁军谈判会议施加必要的压力,使之不仅将核裁军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考虑,而且按照过去商定的那样最后在《香农报告》以及报告所含任务的基础上开始对禁产条约进行谈判。

核裁军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裁军谈判会议一个核裁军特设委员会的实质性工作不会,也不应该破坏或威胁俄罗斯与美国间就核裁军进行的谈判。这些谈判继续对减少核武器以及最终销毁这种武器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牵涉到其他核武器国家的未来谈判也是如此。在这样一个特设委员会中,由裁军谈判会议所代表的国际社会应该将重点放在讨论具体步骤上。这些步骤包括

系统的和渐进的销毁核武器的努力以及确定在什么情况下和什么时候这一种或多种步骤将成为裁军谈判会议谈判的题目。

有一个已经考虑的并被确定的步骤是禁产条约。就这一条约进行谈判的特设委员会也应该刻不容缓地建立。南非认为,这是实现我们销毁核武器这个共同目标的重要基石。只有通过控制裂变物质我们才能制止核武器的进一步生产和扩散,以便为销毁全部此类武器创造条件。

在裁军谈判会议打破僵局不仅对国际社会而且对谈判会议本身都是极为重要的。作为国际社会单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裁军谈判会议不能为再浪费一年而辩护了。在1997年的届会上,有人已经对谈判职能的持续提出了疑问,也有人对是否应该寻求其他有可能实现进展的途径进行了争论。

虽然南非对1997年裁军问题陷入僵局表示普遍失望,但是,有一些领域也取得了进展。使我们受到鼓舞的是大批国家在过去的一年加入了各项不扩散和裁军条约,对彻底销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作出了承诺。对这些条约的普遍遵守将为迈向一个没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世界铺平道路。

在这第一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筹备委员会及其临时技术秘书处已经建立并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再一次呼吁各国签署《全面禁试条约》并一同努力使之早日生效。各国还应该保证它们能在文字和精神上承担起该条约所规定的任务。

今年《化学武器公约》的生效是一个重大成就。我们高兴的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快速建立已成为可能而且该组织已开始运作。这归功于该条约筹备委员会及其临时技术秘书处所做的工作。使《化学武器公约》具有普遍性仍然是南非重要的目标。在这方面,我们再次向俄罗斯联邦发出呼吁,要求它作为一个主要的并且是公开声明的化学武器拥有国批准该条约。

《生物武器公约》特设小组工作的加强也是应该受欢迎的。我们深信特设小组工作的早日结束有赖于该条约全体缔约国的继续承诺和大量参与。在过渡期间,南非将继续鼓励《生物武器公约》全体缔约国参与由联合国执行的该条约的建立信任措施。

就不扩散条约1995年审议和延期大会所同意的加强审议程序而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筹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也是成功的。缔约国成功地把筹备委员会的性质从以往侧重程序问题转向处理实质性问题。我们期待着1998年将在日内瓦召开的筹备委员会会议,希望该委员会能够继续对为《不扩散条约》相关的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并且腾出时间讨论安全保证、中东问题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第一届筹备委员会主席在正式声明中确定的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问题。

中亚国家开始在它们的地区建立一个无核武器区工作的决定加强了扩大世界无核武器区地域的倡议。这些国家最近举行的塔什干会议值得祝贺,而且南非将继续同它们一起努力,以实现它们的目标。我们也继续支持把南半球建成一个无核武器区的倡议。

今年5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批准了一个附加议定书范本,以加强该机构保障制度的效力,并提高其的效率。这符合《不扩散条约》1995年审查和延期会议通过的《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原则和目标》第11段,该段要求加强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以提高其发现未经宣布的核活动的的能力。该机构应付附加议定书的通过对保障制度所提出的挑战,这值得赞扬。这些强化措施突出了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核不扩散的决心,强调了原子能机构作为全球核不扩散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重要性。然而,经强化的保障措施如要产生预期的结果,各核武器国家就必须遵守附加议定书的规定,因为如果没有它们的参加,经强化的保障制将出现严重缺陷。同样,南非呼吁在所有国家普遍应用该议定书。

人类每天面临使用常规武器造成伤害的威胁。今天,世界各地冲突中的大多数死亡和痛苦都由这类武器造成。因此,我们希望在各裁军论坛中更多地强调常规武器问题。各种和平与民主化倡议应该带来的社会重建与繁荣,特别因为小型武器和轻型武器的扩散而受限制。因此,应把旨在防止常规武器的扩散和减少这种武器流入冲突地区的战略和政策放在高度优先地位。

南非欢迎轻武器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该报告为国际社会今后采取行动以防止和减少小型武器和轻武器的扩散和使用奠定了基础。

南非还继续鼓励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支持并定期参加《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登记册》仍然是建立透明度和信任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具,而且我们注意到专

家小组报告和他们对《登记册》的评价。南非对没有能够就《登记册》所覆盖的武器种类的调整和技术方面的问题达成协议感到失望。这种调整可以扩大目前覆盖的武器种类,进而确保《登记册》对那些转让恰恰低于《登记册》目前规定的7个类别的定义的武器的那些国家更有意义。

1997年9月18日,奥斯陆外交会议通过了《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地雷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该《公约》明确地彻底禁止杀伤地雷,并且针对这种祸害确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新的国际准则。杀伤地雷长期危害人类,特别是无辜平民——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南非期望该《公约》尽早生效,并且呼吁所有国家听取国际社会反对这些非人道武器的呼吁。我国将同那些决心贯彻该条约的国家一起,在本届会议上向大会递交一份决议草案,邀请所有国家签署和加入该《公约》。在此,我和我国政府高兴地祝贺国际禁止地雷运动和该运动协调员乔迪·威廉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奥斯陆达成《公约》和决定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禁雷运动和威廉斯女士,清楚地说明了国际社会在这一重要问题上的决心。

南非欢迎和支持秘书长改革联合国裁军机制的建议,包括他把裁军事务中心改组成为裁军和武器管制部的建议。对我们特别重要的是他格外强调常规武器。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裁军机制中另一个需要改革的部门是裁军谈判会议本身。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提供资金的裁军谈判会议应该民主化,以便让任何联合国成员都能成为该会议的成员。在现有条约下进行的谈判和奥斯陆外交会议上的谈判,表明了所谓裁军谈判会议只有在限制成员的情况下才能有效运作的论点的软弱无力。各国可能有的国家安全考虑和其他考虑得到裁军审议会议议程规则的保护,而不是限制成员的保护。

南非希望我们能在1998年解决笼罩我们今年一切工作的僵局。我们仍然承诺在第一委员会和所有其他裁军和不扩散论坛努力,以实现我们消除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把常规武器数目限制在自卫需要水平的共同目标。

下午6时散会。